

繁霜榭詞集

劉惜閒



惜閒

詩
詞
集

詩
詞
集

陳
無
與
題



施序

往者鄉人高君藩嘗數數為余言。浦東有沈先生軼劉者，善為詩。拙於治生，橐筆遊四方，歸而貧益甚。庚寅以後，尤坎壈多艱。先生夷然曠然，不以為忤。蓋嶄奇磊落人也。余心儀之，恨未嘗識。荊州歲乙丑春仲，先生忽枉顧敝廬，自為介，年八十有八矣。蒜髮童顏，身心猶壯。其少君穎，雖隨侍，亦不假扶掖。於焉徵先生養氣守道之功也。先生縷縷為余言其生平，始知先生與余戰時同客閩越。先生輒有詩文詞，布於報端，余亦嘗讀而善之。先生在南平，余在汀州，未及相聞問。非先生言，余亦不復省矣。既而先生出其所為詩詞稿，囑為序。余惟晚進小生，安敢為先輩集序。先生堅要之，無已，乃展其集，薰沐而誦之。凡詩若詞若干篇。

各為卷。旅居閩中所作逾其半。余所嘗擊節拊掌者悉在焉。因慨然念余在滇南閩西時作詩亦最富。歸來三十載。詩乃偶一為之。豈山川風物誠足以助神思。而閩閩塵囂不能發詩興耶。細思之。亦未必然。昔韓退之言。物不得其平則鳴。東野窮愁。乃以詩鳴。窮愁者。東野詩之所假也。詩未可無所為而作。必有所假。先生與余在閩越時。可假可鳴者衆。故詩什富矣。近歲以來。先生與余皆厄閩年。名掛黨籍。詩入烏臺。可假者不減。而可鳴者無多。於是先生與余詩皆不復作。雖作亦不如疇昔之善鳴也。余讀先生詩。忽悟得此假字。詩言志。固也。若無可假。詩亦未可言也。有可假而鳴者。各言其志。盛世之詩也。無可假而鳴者。緣情體物。不見其志。平世之詩也。有可假而不可鳴者。言違其

志末世之詩也。先生雄於詩，進於道，可鳴則鳴，不可鳴則默爾。此一集古律長短句，皆鳴之善言，其志者竊意其未鳴者，或當更善。然而深藏若虛，李老有戒。余固不敢期先生鳴之，以損其道，遂進此言，用介眉壽。

一九八五年歲次乙丑五月既望雲間施 舍藝存

敬序

自序

學詩二十年，無所入也。或說何嘗，乃強不能悟，柔不能屈。或謂何逸，則孰空有詞，并虛無物。山之岷岷，水之淙淙，踐之匪域，放之嬉春。和而不同，吐故納新。

乙丑九秋，鐫詩稿畢，軼劉自記。

司

生

王景唐署



繁霜榭詞札 二十四則

上海 沈軼劉

一、兩宋詞本為一體，祇有時代之異，初無高下之分，故南北合流，不應偏廢。必欲強為出入，以言宋詞是割裂源委，以求江河也。

二、吳文英組纂精密，不能掩其晦塞傷氣。朱祖謀倂于吳，然其能成詞宗，豈非全賴晚歲之淪于蘇，厥故可思。故南宋之入于弊，吳實不能辭其咎。

三、張炎對吳文英七寶樓臺評語，多滋右吳者之非議。朱祖謀乃曰：「何必拆碎，雖曰強顏，固已認可其拆不得矣。」

四、周濟對蘇軾、張炎之抑貶，情理文悖。五季陋習，至蘇而廓清，宋詞始具面目。此盡人皆知者，使蘇居辛下，不特

時代倒置，即詞亦倒置。李良年則以為張吳疏密必兼之乃可，明含有以張淪吳意。此論極平允，的是深知甘苦語。信如此，則周之偏駁，不攻自破。

五、周濟于詞主張由南宋上窺北宋，莊棫則先從北宋五代以下求南宋。周之溯源義從歸納，莊之竟委跡近演繹，取徑雖殊，厥旨唯一。常州實至此而完成體系。

六、譚獻理張周之緒，陳廷焯取其小令，無足怪也。然譚之所長並不在此，乃在長調。蓋莊譚小令極于蝶戀花諸什，而面目從同，貌則似矣，未見其意。觀譚之慢詞，逞意卷舒，盡脫枷鎖，放筆直書，徐見真面，成就竟出其立說範圍之外。

七、浙常兩派，至道咸而交敵。同光以後，已融合為一體，各

去其短而發揮其長，乃集清詞之大成。王鵬運力追北宋而酷好姜夔，尋跡王、吳而醉心蘇軾，首開宏域。朱祖謀擴而大之，寢成千古未有之局，實為清詞一大結穴，不能以楊、墨為歸矣。

八、王國維境界之說，並非創見。其所分「有我」「無我」兩界，按其所舉陶、馮兩例觀之，亦猶「疏影橫斜水清淺」一聯之與「雪後園林纔半樹」一聯，仍不過有跡無跡之別，僅換換句話說而已。

九、清詞始於初期之陳維崧、朱彝尊，而終于末期之文廷式、朱祖謀。三人且弗論，文廷式則陳維崧後一人而已。文之為詞，雄宕激越，無一語遺家國至鬱勃處，直欲平視辛、劉，幽曲處且將上掩陳維崧，故無文則清詞結局。

必不能備足聲色。朱祖謀焉能為一木之支。不過當時為文者少。主奴出入。衆煦崩山。不欲為持平之論耳。

十、清末民初詞壇都為四家所籠罩。鮮能出其藩。能為文一廷式者。祇有一趙熙。趙之香宋詞。骨格神理。悉近文詞。別以恍爽濟之。得文之後宕。而益之以逸峭。絕不作惚恍無端涯語。足為文張一軍。次則數王允皙。或謂王寢饋王沂孫。子之說殆夢囈。然允皙詞寓氣骨于精鍛。雲中仙爪時露一鱗。雖揭襲王沂孫。自有其不可掩之本色。

十一、朱彝尊笛家題趙子固水墨水仙結云。豈似吳興君家承旨。蕃馬風塵滿。縱自署水晶宮。怕有鷗波難浣。朱祖謀國香慢題趙子固凌波圖結云。補作宣和殘譜。儘消

凝老去王孫不成被花惱步入鷗波滿襪秋塵兩比工拙前不如後相去幾不可以道里計。

三、董元愷清初吳人有減蘭浴溫泉結云河水湯湯南內無人壽王一句括盛唐興衰史極小令之權奇。

三、無為人季孟蓮順治間有生查子詞結云歸守玉蘭花門掩東風雨全不着言詮莊棧蝶戀花不如卻下簾兒坐自看同心七寶釵王國維虞美人且自簪花坐賞鏡中人皆襲季然有意為之遠落下乘禪。

十四、松江改琦沆瀣中期無與抗手其摸魚兒百字令等絕似厲鶚生查子湖上尋詩云何處覓鞋痕九里松花雨且超鶚而上然詞為畫掩不為人注目幸與不幸間正

難索解。

五、吳縣陸王任有聲乾隆間。其齊天樂詠蚓精采處有句云「微風細度喚小玉尋秋滿身花露」意不在蚓而非蚓無物。

十六、乾嘉詞人之傑出者吳翌鳳不愧名手。其臨江仙結云「茜衫籠笠子已有聽泉人」咳唾自成馨逸詞境在「微雲疏雨」之外。

十七、鎮海姚燮與蔣春霖同時其詞務欲驚人。工力不在蔣下而名不逮蔣。所作極變奇幻雖平熟題亦饒新語。菩薩蠻「秋邊罷獵圖」云「天絕代雲高西風落雁毛」動中見靜意如「罷」字于言外令人不思塞上曲。

十八、常熟錢謙益道光時名家而知者甚夥。有甘州「崇禎三年」起云「是花光還是月精神」一白不能分正天空如水。

雲都掃盡，花外無人。脫手便占足身分。曠古無對，使結
段試回首，東風殘局，算綠陰成後，最酸心。主意，退居點
題地位，此等布局，不可方物。

九、錢塘趙慶熺清中後期詞人，其生查子云：楊柳小於人，
便解留船住。稍前之無錫顧翎高陽臺云：鴛鴦生在秋
風裏，便雙飛，也是工愁。而初期之無錫顧彩南柯子云：
不勝寒色早關門，分付梅花獨自去銷魂。皆光景雋絕，
合呼郭麐黃燮清輩坐場圓。買村醪，共啜白小魚，正恐
牽牛牆角，不耐夕陽耳。

十、咸豐間蘇州盛樹基洞仙歌：雲破月來花弄影。警句云：
倘小院無人坐，吹笙怕夢透花陰。蝶魂都瘦，韻入微茫，
不知有花，并不知有影。

三、廣西宣化鍾德祥，光緒間鬻聲遠邇，有卜算子「月夜獨坐軒即景」云：「露比霜寒雁群知，樓閣參差起。」寒江注目，黯然而無聲。

三、清末民初杭州詞人張爾田與遂安邵瑞彭齊名，工力不在四家下。木蘭花慢「堯化門車中作」有云：「亂雪荒壕，春鵲波點，殘夢樓臺。」覺「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所感尚淺。結云：「莫向危帆北睇，山青如髮無涯。」晦跡無心，目空遺老。

三、王國維才識宏放，為令詞頗有能跳出圈子語。蝶戀花「黯淡燈花開又落，臨江仙」聞說金徽郎成處，點絳脣「暗裏追涼」等語，有創獲。然時賢則必取蝶戀花「窈窕胡姬年十五」虞美人「碧苔深鎖長門路」。

西近人泉州施議對論辛棄疾詞有精闢獨到語其曰辛
詞用于婉約之力遠較用于豪放之力為大此說直抉
辛祕一針見血張周莊譚所未暇說他人所未及知惟
其用于婉約之力大庶幾用于豪放之心細是真能知
辛之志可與言辛詞矣從知譚獻之識辛鷓鴣天猶未
足為探本之論而周濟之進辛亦未遽能目無全牛也

詞札完

逸留詩目

嚴光

登黃鶴樓

三

感時

芋蘿山西施故居

三

江灣運動場題壁

虬厂畫宮梅歌

四

傀儡行

庚午重九

四

竊鈎

壬申春感

四

寶山古城永樂碑

鄧冀翁三長兩短齋

四

登靈巖山

題辭

四

聞胡展堂滯港

癸酉雙十節

五

故宮

趙登禹將軍折劍歌

五

頤和園

讀長江集

五

從禹鍾聞湯頤瑣論詩

乙亥雜感

六

書憤……………三